

內政部註冊執照第五〇四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元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28)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元史通俗演義

全書
二册

定價大洋一元

寄酌外
費加肆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人

蔡
東
藩

校
勘
者

通
俗
圖
書
刊
行
社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上海
三馬路
北首
琉璃廠
路口
北通
漢路北
永陽街
廣沙
縣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儲背約

却說鐵木迭兒奉太后弘吉剌氏敕旨，得居相位，起初還算守法，沒甚舉動。惟仁宗巡幸上都，留鐵木迭兒等留守，鐵木迭兒援丞相留治故例，出入張蓋，頗爲烜赫。廷臣不甚注目，統以爲故例如此，不足爲怪。越年鐵木迭兒偶然得病，自請解職。奎值朝房，夜值宣禁，宜其勞病。乃以忒忽魯代相。至延祐改元，忒忽魯免官，仁宗擬命左丞相哈克繼任，哈克自言非世勳族姓，不足當國，請再任鐵木迭兒。仁宗乃復拜他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軍事。居數月，仍進爲右丞相，他卽想出一條理財政策，毅然上奏道：

臣蒙陛下垂憐，復擢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奉旨者衆，倘非禁止，政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豫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切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阻隱。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謹奏。

據奏中所言，不過清釐宿弊，澈查私販，有益國用，無損平民，看似正當不易的政策。無如中國官吏，多是貪財黷貨，凡遇計臣當道，變更舊制，往往被貪官汙吏，乘間營私，無論若何良法，總歸弊多利少。結果是民生受若國庫仍枵，所得金錢，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歷代以來，俱陷此轍，惟前代倉中飽之費，尙在本國流通，所謂楚得楚失，楚彼注茲，雖不足

則多寄存外國銀行，自滙財源，其惠益甚。

做皇帝的身居九重，那裏曉得許多弊竇，卽如元代仁宗，好算一個明主，覽了鐵木迭兒奏牘，也道是情真語當，立准施行。鐵木迭兒遂分遣屬吏，循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西使臣呢匣馬丁，酷虐尤甚，信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作爲所增田畝，居民怨恨人骨。

贛州土豪蔡五九，素有武力，且頗任俠，鄉民推爲首領，抗拒官長，一夫作難，萬衆響應，頓時江漳諸路，四起爲亂，蔡五九乘此機會，佔奪汀州寧化縣，戕殺有司，居然稱王建號，號令四方。審了一縣，就想爲王，器量如此，安能成事。行省平章張問，奉旨往勦，五九也率着衆人，前來抵敵，究竟一時烏合，敵不住多大官軍，戰了數次，弄得十八九死，那時五九勢窮力蹙，逃入山谷，被官軍躡迹追尋，生擒住，訊實正法，做了無頭之鬼。

張問上章奏捷，仁宗纔覺心懶，惟臺臣上言五九作亂，由括田增稅所致，乞罷各省經理，有旨准奏，只鐵木迭兒攬權如故，反且貪虐加甚，凶穢愈彰，朝野雖然側目，可奈鐵木迭兒氣燄熏天，欲要把他彈擊，好似蒼蠅撞石，非但不能動他，而且還要滅身，大家顧命要緊，自然相率箝口。

尋復由太后下旨，令鐵木迭兒爲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向來嫉惡如讎，至此不禁進言道：「太師論道經邦，須有才德兼全的宰輔，方足當此重任，如鐵木迭兒輩，恐不稱職。」仁宗本器重張珪，奈因迫於母命，不便違忤，只好不從珪言，加鐵木迭兒爲太師，兼總宣政院事。中國古典，夫死於子，况仁宗身爲人主，豈可依前母后，尊擢備好，是殆徒知有顧不知有孝者。會仁宗如上都，徵政院使失列門，一作錫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珪抗論不屈，惹得失列門性起，竟喝

令左右加杖，可憐這爲國盡忠的張平章，平白無辜的受了一頓杖責。古時刑不上大夫，張珪身爲平章，乃遭倖臣杖責，可嘆可恨。皮肉血出，奄奄歸家。次日卽繳還印信，挈了家眷，徑出國門。珪子景元，隨駕掌鑾，宿衛左右，聞父因杖削乞休，遂奏請父病垂危，懇卽賜歸。仁宗驚問道：「卿別時，卿父無病，怎麼今稱病篤了？」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父被杖事。仁宗心知有異，乃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珪已回籍養病，上表陳謝便罷。

至仁宗還都，並未追究失列門，廷臣心益不平。會上都富人張阿殺人繫獄，納賄鐵木迭兒，鐵木迭兒遂密遣家奴，脅上都留守賀巴延，令他釋阿巴延，不肯，據實陳奏。侍御史楊朵爾只，已升任中丞，與平章政事蕭拜住，舊志除奸，遂邀同監察御史四十餘人，聯銜抗奏道：

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害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氍毹幣帛，又值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阿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變，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臣等不勝迫切得命之至！

仁宗覽了這奏，震怒有加，立即下詔，逮問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至此，也不免惶急起來，忙跑到興聖宮內，向太后下跪，磕着響頭，如同搗蒜。如搗尾乞憐一般。太后驚問何事，鐵木迭兒道：「老臣赤心報國，偏遭臺臣嫉忌，誣臣重罪，務乞太后爲臣剖白，臣死且感恩！」赤體報后則有之，素心報國則未也。太后道：「皇兒難道不知麼？」鐵木迭兒道：「皇上已有旨，逮問老臣。」太后道：「何故這般糊塗！」如非糊塗，恐不令太后胡行。鐵木迭兒道：「臺臣聯銜奏請，怪不得皇上動怒。」太后道：「你且起來，無論甚麼大事，有我作主，怕他甚麼！」鐵木迭兒碰頭道：「聖母厚恩，真同再造，但老臣一時無可容身，奈何？」太后笑道：「你這老頭兒，也會放刁，你在宮中時常進出，今日便住在宮內，自然沒人欺你。」鐵木迭兒道：「明日呢？」太后道：「明日也住在這裏，可好麼？」鐵木迭兒道：「老臣常住宮中，不更要被人議論麼？」太后把他瞅了一眼，便道：「你怕議論，快些出去，休來惹我！」那時鐵木迭兒故作驚慌，抱住太

后玉膝，裝出一付淚容，夫是之謂奸臣。果然太后俯加憐恤，用手把他扶起，並命貼身侍女，整備酒肴，替他壓驚。是夕，命鐵木迭兒匿宿興聖宮。一語了。

越日，楊朵兒只復入朝面奏，略說鐵木迭兒，匿居禁掖，非皇上親自查拏，餘人無從逮問，說得仁宗動容。退了朝，竟踱入興聖宮來，侍女得知消息，忙去通報太后。太后即命鐵木迭兒，避匿別室。待仁宗進來，佯若無事。仁宗謁母畢，由太后賜坐，略問朝事，漸漸說到鐵木迭兒。仁宗遂啓奏道：「鐵木迭兒擅納賄賂，剝刻吏民，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聯銜奏劾，臣兒令刑部逮問，據言查無下落，不知他匿在何處？」太后聞言，拂然道：「鐵木迭兒，是先朝舊臣，現在入居相位，不辭勞怨，所以我命你優待，加任太師。自古忠賢當國，易遭嫉忌，你也應調查確實，方可逮問，難道憑着片言，就可加罪麼？」仁宗道：「臺臣聯銜，約有四十餘人，所陳奏牘，歷敘鐵木迭兒罪名，想總有所依據，不能憑空捏造。」太后怒道：「我說的話，你全然不信，臺臣的奏請，你却作爲實據，背母忘兄，不孝不義，恐怕祖宗的江山，要被你送脫了！」一語詞奪理。說至此，便撲簌簌的流下淚來。老婦也會撒嬌。仁宗素具孝思，瞧這形狀，心中大爲不忍，不由的跪地謝罪。太后尚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累得仁宗頓首數次，方纔趨出。

越日詔下，只能鐵木迭兒右相職，令哈克織代任，又遷楊朵兒只爲集賢學士，臺臣相率嘆息，無可如何。

會接陝西平章塔察兒急奏，報稱周王和世球，勾結陝西，變在旦夕了。原來和世球係武宗長子，從前武宗嗣位，既立仁宗爲太子，丞相三寶奴，欲因位邀寵，曾與康里脫脫密談，擬勸武宗舍弟立子。康里脫脫道：「太弟安定社稷，已經正式立儲，入居東宮，將來兄弟叔姪，世世相承，還怕倒亂次序麼？」持正不阿，難爲脫脫。三寶奴道：「今日兄已授弟，他日能保叔姪無嫌麼？」康里脫脫道：「古語嘗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我不負約，此心自可無愧。人若失信，自有天鑒。所以勸立皇子，我不便贊成。」三寶奴嘿然而退。

至延祐改元，欲立太子，仁宗頗覺躊躇，以情理言，當立和世球，何待躊躇。鐵木迭兒窺透上旨，便密奏道：「先皇帝舍

子立弟，係爲報功起見，若彼時陛下在都，已正大位，還有何人敢說！就是先皇帝亦應退讓，今皇嗣年將弱冠，何不早日立儲，免人覬覦呢？」仁宗道：「姪兒和世珠，比朕子年齡較長，且係先帝嫡子，朕承兄位，似宜立姪爲嗣，方得慰我先帝。」鐵木迭兒道：「宋太宗舍姪立子，後世沒有嘗議，况宋朝開國，全由太祖威德，太宗無功可錄，加以金匱誓言，彼此遵約，他背了前盟，竟立己子，尙是相安無事。今如陛下首清宮禁，繼讓先皇，以德以功，應傳萬世，難道皇姪尙得越俎麼？」仁宗聞言，尙是沈吟，鐵木迭兒又道：「陛下讓德，卽始終相繼，恐後代嗣君，亦未必長久相安。老臣爲陛下計，并爲國家計，所以不忍緘口，造膝密陳。」仁宗不待說畢，便問道：「你說舍子立姪，不能相安，莫非是爭位不成？」鐵木迭兒道：「誠如聖論，自古帝王，豈必欲私有天下，特以儲位未定，往往有豆箕相煎，骨肉相殘的禍端。卽如我朝開國，君位相傳，非必父子世及，所以海都構釁，三汗連兵，爭戰數十年，至今尙未大定，陛下何不懲前愆，後安立弘規，免得後嗣爭奪呢？」依臣之言，最易入耳，非明目達聰之聖主，鮮有不噴入鼓中，試觀鐵木迭兒之反覆陳詞，何一非利害關係，動人聽聞，此譏口之所以可畏也。仁宗矍然道：「卿言亦是，容俟徐圖。」已入迷風。鐵木迭兒乃退。

靜候年餘，未見動靜，不免暗中惶急，遂私與失列門商議。石官，你道失列門是何等人物？就是前日傳太后旨，擅杖張珪的徽政院使。原來太后老而善淫，因鐵木迭兒年力垂衰，未能逞慾，有時或出言埋怨。鐵木迭兒善承意旨，遂薦賢自代。彷彿呂不韋之薦嫪毐。太后得了失列門，甚爲合意，大加寵幸。因此失列門的權勢，不亞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與他晤談，敘述前日密陳事，失列門笑道：「太師的陳請，還欠說得動人。」鐵木迭兒道：「據你的意思，應如何說法？」失列門道：「太師才高望重，難道不曉得釜底抽薪的計策麼？目今皇姪在都，無甚大過，你教主子如何處置，在下恰有一法，先將他調開遠道，那時疎不問親，自然好立皇子了。」鐵木迭兒喜動顏色，不禁拱手道：「這還要仰仗你呢！」失列門道：「太師放心，在下有三寸舌，不怕此事不行。」一蟹勝似一蟹。果然過了數日，有旨封和世珠爲周王，賜他金印，出鎮雲南。失列門之入議用處寫。

過了一年，復立皇子碩德八剌，一作碩迪巴拉。爲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和世琿在雲南已置官屬。聞仁宗已立太子，頗滋怨望，遂與屬臣忒魯魯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日丁哈八兒忒魯教化等會議。教化即常侍道：「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如王爺出鎮，本非上意，大約由讒構所致。請先聲聞朝廷，杜塞讒口，一面邀約省臣，即速興兵，入清君側，不怕皇上不改前命。」密謀會君，亦非臣道。大衆鼓掌稱善。教化復道：「陝西丞相阿思罕，前會職任太師，被鐵木迭兒排擠，把他遠謫，若令人前去商議，定可使爲我助。」和世琿道：「既如此，勞你一行。」教化遂率着數騎，馳至陝西，由阿思罕問明情形，很是贊成。當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共議大事。塔察兒等聞命後，口中甚表同情，還說得天花亂墜，如何徵兵，如何進軍，不由阿思罕不信。議定發關中兵卒，分道自河中府進行，誰知他暗地裏寫了奏章，飛驛馳報，俗語說得好：

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未知元廷如何宣敕，請看下回表明。

鐵木迭兒之奸，中外咸知，仁宗亦豈不聞之？况臺官劾奏，至四十餘人之衆，即賢明不若仁宗，亦不至祖庇權奸，違衆懷諫如此；就令專以得意，不忍遽違，而左遷楊果兒，只果胡爲者，讀史者或以忠孝譏之，實則猶未揭仁宗之隱，迨舍好立子之舉，出自鐵木迭兒之密陳，乃知仁宗之心未嘗不以彼爲忠，私念一起，宵小得而乘之，是殆所謂木朽而蠹生者。然則仁宗之心，得毋謂婦人之仁耶？前回敘仁宗之善政，不忍沒其長，此回敘仁宗之失德，不敢諱其短，瑕不掩瑜，即此可見矣。

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

却說陝西平章塔察兒，馳奏到京，當由仁宗頒發密敕，令他暗中備禦。塔察兒奉旨遵行，伴集關中兵，請阿思

罕教化兩人帶領，先發河中，去迎周王和世球，自與脫歡引兵後隨，陸續到河中府，待與周王相遇，託詞運糧犒雲南軍，求周王自行檢查，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兩人代爲察收，不防軍中統藏着兵械，一聲暗號，軍士齊起，都在軍中取出兇器，奔殺阿思罕等。阿思罕教化手下，只有隨騎數十名，那裏抵敵得住，一陣亂殺，將阿思罕教化兩人已剝作數十段。塔察兒遂麾軍入周王營，誰知周王命不該絕，已得逃卒稟報，從間道馳去。後來入都嗣位，雖僅半年，終究係一代主子，所以得免於難。

塔察兒搜尋無着，還道他奔回雲南，飭軍士向南追趕，偏周王望北急奔，待至追軍回來，再擬轉北，那時周王已早遠颺了。塔察兒一面奏聞，一面再發兵北追，馳至長城以北，忽遇着一枝大軍，把他截住，以逸待勞，竟將塔察兒軍殺死了一大半，剩得幾個敗殘兵卒，逃回陝西。

看官！你道這支軍從何而來，原來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遣來迎接周王的大軍。也先不花，係篤哇子。篤哇在日，曾勸海都子察八兒，其降成宗，事見前文。應二十七回。嗣後察八兒復蓄異謀，由篤哇上書陳變，請元廷遣師夾擊，察八兒時成宗已歿，武宗嗣立，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發兵應篤哇，至也兒的石河濱，攻破察八兒，察八兒北走，又被篤哇截殺一陣，奔到窮蹙無歸，只好入降武宗，窩闊台汗國土地至是爲篤哇所併。篤哇死後，子也先不花襲位，又反抗元廷。初意欲進襲和林，不料弄巧成拙，反破和林留守，將他東邊地奪去。他失了東隅，轉思西略，方侵入呼羅珊，適周王和世球奔至金山，馳書乞援。於是返旆東馳，來迎和世球。既與和世球相會，遂駐兵界上，專待追軍。果然塔察兒發兵馳至，遂大殺一陣，掃盡追兵，得勝而回。和世球隨他入國，與定約束，彼此頗是親暱，安居了好幾年。元廷也不再攻討，總算內外靜謐。

無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王和世球已經北遁，魏王阿木哥却又東來。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順宗少時，隨裕宗即故太子真金入侍宮禁，時世祖尚在，鍾愛會孫，特賜宮女郭氏，侍奉順宗。郭氏生子阿木哥，順宗以郭氏出身微賤，雖已生子，究不便立爲正室，乃另娶弘吉刺氏爲妃，便是武宗仁宗生母，隨養興聖宮中，恣情娛樂的皇太后。

屢下賄辭懲淫也。

仁宗被徙懷州時，阿木哥亦出居高麗，至武宗時，遙封魏王。到了延祐四年，忽有術者趙子玉，好談讖緯，與王府司馬脫不台往來，私下通信，說是阿木哥名應圖讖，將來應爲皇帝。脫不台信爲真言，潛蓄糧餉，兼備兵器，一面約子玉爲內應，遂偕阿木哥率兵，自高麗航海，通道關東，直至利津縣。途次遇着探報，子玉等在京事洩，已經伏法，於是脫不台等慌忙東逃，仍至高麗去了。

仁宗因兩次變亂，都從背月啓釁，不禁憶起鐵木迭兒的密陳，還道他能先幾料事，思患預防，幸已先立皇子，方得臣民傾響，平定內訌，事後論功，應推鐵木迭兒居首，因此起用的意思，又復發生。這鐵木迭兒雖去相位，仍居京邸，與興聖宮中嬖倖，時通消息，大凡諸臣媚子，專能窺伺上意，仁宗退息宮中，未免提起鐵木迭兒的大名，那班鐵木迭兒的舊黨，自然乘機湊合，攬撥仁宗，復用這位鐵木迭兒。仁宗尚有些顧忌，偏偏這興聖宮中的皇太后，又出來幫忙，可謂有情有義。傳旨仁宗，令起用鐵木迭兒，再爲右相。仁宗含糊答應，暗思復相鐵木迭兒，臺臣必又來攻訐，不如令爲太子太師，省得臺臣側目。主意已定，便即下詔。

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趙世延，呈上奏章，內陳鐵木迭兒從前劣迹，凡數十事，仁宗不待覽畢，就將原奏擱起。又越數日，內外臺官陸續上奏，差不多有數十本，仁宗略一披覽，奏中大意，無非說鐵木迭兒如何奸邪，不宜輔導東宮，當下惹起煩惱，索性將所有各奏，統付敗紙籠中。適案上有金字佛經數卷，遂順手取閱，展覽了好幾頁，覺得津津有味，私自嘆息道：「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所以我佛如來，厭住紅塵，入山修道。朕名爲人主，一日萬幾，弄到食不得安，寢不得眠，就是任用一個大臣，還惹臺臣時來絮聒，古人說得天子最貴，朕想來有甚麼趣味！到不如設一良法，做個逍遙自在的閒人罷。」說畢，復嘿嘿的想了一番，又自言自語道：「一有了，就照這麼辦，便掩好佛經，起身入寢宮去了。」故作畫筆。

小子敘述至此，又要敘那金字佛經的源流。這金字佛經，就是維摩經。仁宗嘗令番僧繕寫，作爲御覽，共糜金

三千餘兩。一部雜書，需費如此，元價之多財可知。此時已經繕就，呈人大內，所以仁宗奉若秘本，敬置覽奏室內，每於披覽奏牘之餘暇，諷誦數卷，天子念佛，實是多事。這目不必細表。

且說仁宗有心厭世，遂詔命太子參決朝政。廷臣見詔，多半滋疑，統說皇上春秋正富，爲何授權太子，莫非鐵木迭兒從中播弄不成？當下都密託近侍，微察上旨。侍臣在仁宗前，嘗伺候顏色，一時恰探不出甚麼動靜。只仁宗常與語道：「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可安樂麼？朕思祖宗創業艱難，常恐不能守成，無以安我萬民，所以宵旰憂勞，幾無暇晷，卿等那裏知我苦衷呢？」仁宗之心，不爲不善，但受制母后，溺愛子嗣，終非治安之道。侍臣莫明其妙，只好面面相覷，不敢多言，過了數天，復語左右道：「前代嘗有太上皇的名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于來歲禪位太子，自爲太上皇，與爾等遊觀西山，優游卒歲，不更好麼？」想了多日，原來爲此。左右齊聲稱善，只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道：「陛下年力正強，方當希蹤堯舜，爲國迎庥，爲民造福，若徒慕太上皇的虛名，實屬無謂。如臣所聞，前代如唐玄宗、宋徽宗，皆身罹禍亂，不得已禪位太子，陛下爲甚麼說此念頭？」這一席話，說得仁宗瞠目無詞，纔把內禪的意思，打消淨盡。嗣是復勤求治道，所有一切佛經，也置諸高閣，不甚寓目。

會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令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事爲仁宗所聞，嗔然道：「這是歷年弊政，若長此不除，人民都好爲惡了。」想是同光返照，所以有此清明。遂頒發嚴旨，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眞獄中。既而中書省臣奏請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應下旨黜免，嚴汰僧徒，追還民田等語。仁宗一一准奏，并詔沈明仁姦惡不法，飭有司逮捕從嚴，毋得庇縱，違者同罪。這兩道詔敕，乃是元代未曾見過的事情，不但僧侶爲之咋舌，就是元廷臣僚，亦是意不及料。

到了延祐七年元旦，日食幾盡，仁宗齋居損膳，命輟朝賀，甫及二旬，仁宗不豫，太子碩德八剌焚香禱天，默祝道：「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長爲民主。天其有靈，幸蒙昭鑒！」

「叙及此語，不沒孝思。祝畢，又拜跪了好幾次。次夕，拜祝如故。無如人生修短，各有定數。既已祿命告終，無論如何祈禱，總歸沒有效驗。太子禱告益虔，仁宗抱病益劇。正月二十一日駕崩光天宮，壽三十有六，在位十年。元世祖殂於正月，成武仁三宗亦然，這也是元史中一奇。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可謂元代守文令主。小子以爲順母縱奸，未免愚孝；立子負兄，未免過慈；其他行蹟，原有可取，但總不能無缺點呢！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仁宗已殂，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地，日歡一粥。那時太后弘吉剌氏，便乘機宣旨，今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爲右丞相，越數日，復命江浙行省黑驢一作赫魯爲中書平章政事，黑驢平時沒甚功績，且亦未有令望，只因族母亦列失八，在興聖宮侍奉太后，頗得寵信，因此黑驢迭蒙超擢，驟列相班。爲下文謀逆張本。自是鐵木迭兒一班爪牙，又復得勢。

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素諂事鐵木迭兒，至是倚勢鬻官，被臺臣劾奏，坐罪當杖，他卽密求鐵木迭兒，到太后處說情。太后召太子入見，命赦乞失監杖刑。太子不可，太后復命改杖爲笞。太子道：「法律爲天下公器，若稍自徇私，改重從輕，如何能正天下！」卒不從。太后言杖責了案。

徽政院使失列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道：「大喪未畢，如何卽易朝官！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卽位後，集宗親元老會議，方可任賢黜邪。」失列門慙沮而退。

於是宮廷內外，頗畏太子英明。獨鐵木迭兒，以太子尚未卽真，應乘此報怨復讎，藉洩舊恨。當下追溯讎人，第一個是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第二個是前平章政事蕭拜住，第三個是上都留守賀巴延，第四個是前御史中丞趙世延，第五個是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上都距京稍遠，不便將賀巴延立逮。趙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政事，李孟亦已謝病告歸，獨楊朵兒只蕭拜住兩人，尚在都中供職，遂矯傳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

夫秃秃哈。坐堂鞠問，責他前違太后救命，應得重罪。楊宋兒只勃然大憤，指鐵木迭兒道：「朝廷有御史中丞，本爲除奸而設，你竊國殃民，罪不勝言，恨不卽斬你以謝天下！我若違太后旨，先已除奸，你還有今日麼？」鐵木迭兒聞言，又羞又惱，便顧左右道：「他擅違太后不法已極，還敢大言無忌，藐視宰輔，這等人應處何刑？」旁有兩御史道：「應卽正法。」宋兒只睡兩御史道：「你等也備員風憲，乃做此狗彘事麼？」蕭拜住對宋兒只道：「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我輩今日不幸遇此，還是死得爽快。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兩御史不禁俯首。

鐵木迭兒怒形於色，頓起身離座，乘馬入宮。約二時，卽奉敕至徽政院，令將蕭拜住、楊宋兒只二人處斬。左右卽將二人反縛起來，牽出國門。臨刑時，楊宋兒只仰天嘆道：「天乎！天乎！我宋兒只赤心報國，不知爲何得罪，竟致極刑？」蕭拜住也呼天不已。元臣大率信天。

旣就戮，忽然狂飈陡起，沙石飛揚，嚇得監刑官魂不附體，飛馬逃回。都人士相率嘆息，暗暗稱冤。

楊宋兒只妻劉氏，頗饒姿容，鐵木迭兒有一家奴，曾與觀面，陰加豔羨。至此稟請鐵木迭兒，願納爲己婦。鐵木迭兒卽令往取。那家奴大喜過望，趕車徑去，至楊宅，假太師命令，會劉氏赴相府。劉氏垂淚道：「丞相已殺我夫，還要我去何用？」家奴見他淚珠滿面，格外憐惜，便涎着臉道：「正爲你夫已死，所以丞相憐你，命我來送，並且將你賞我爲妻，你若從我，將來你要什麼，管教你快活無雙。」此奴似熟讀佛經。

劉氏不待言畢，已豎起柳眉，大聲叱道：「我夫盡忠，我當盡義，何處狗奴，敢來胡言？」說至此，急轉身向案前，取了一剪，向面上割裂兩道，頓時血流滿面，復將髮子剪下，向家奴擲去，頓足大罵道：「你仗着威勢，敢來欺我，須知我已視死如歸，借你的狗口，回報你主，我死了，定要伸訴冥王，來與你主索冤，教老賊預備要緊！」罵得痛快，我亦一暢。家奴無可奈何，引車自去，旣返相府，適鐵木迭兒在朝辦事，便一口氣跑至朝房，據實稟陳。鐵木迭兒大怒道：「這般賤人，不中抬舉，你去將他拏來，令他人鬼門關，自去尋夫便了。」旁有左承張思明，聞着這言，便向鐵木迭

兒道：「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況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萬一諸王駙馬等，因而滋疑，託詞謀變，丞相還能諉咎麼？」鐵木迭兒沈吟半晌，方悟道：「非左承言，幾誤我事。」遂叱退家奴，家奴快快自回，楊妻劉氏纔得守節終身。張左丞保全不少。

鐵木迭兒毒心未已，復奏白太后，捏造李孟從前過失，誹謗宮闈，不由太后不信，遂命將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盡行奪去，并將李孟先人墓碑，一律仆毀，總算爲鐵木迭兒稍稍吐氣。只趙世延出居四川，一時無隙可尋，他就百計圖維，陰令黨羽賄誘世延從弟，前來誣告世延。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利令智昏，竟詣刑部自首，只說世延如何貪婪，如何誕妄，其實統是無中生有，滿口荒唐。刑部早承鐵木迭兒微意，據詞陳請，詔旨不得不下，飭緹騎至四川，逮問世延。小子有詩刺鐵木迭兒道：

賢奸自古不相容，欲顛君門隔九重！
尤恨元朝鐵木迭兒，貪殘已甚且淫兇。

仁宗本一守文主，其不能無失德者，類由鐵木迭兒一人煽蔽而成。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非中智以上之君，末由燭其奸詐。
仁宗第一中智者耳，故一用不已，至於再用，再用不已，猶且令爲太子太師。雖曰太后之主使，要亦仁宗之偏聽不明，有以致之。
中兩藩之變，幸而即平，否則喋血宮門，寧俟他日耶？至仁宗崩逝，鐵木迭兒更出爲首相，匪此必報，妄戮忠良，英宗雖明，內迫於太后，外制於師傅，且因居喪盡禮，無暇顧及是英宗之縱奸情，可曲原而仁宗之貽謀不臧，未能諉咎可知也。讀此回猶慨然於仁宗之失云。

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

却說趙世延爲四川平章政事，雖經逮問，究竟燕蜀遼遠，往返需時，未能刻日到京，京中帝位已虛，太子應承大統，自然擇日登陞，遂於三月十一日即帝位于大明殿。循例大赦，當即頒詔道：

洪維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於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予冊寶，方春宮之與政，遽昭考之資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皇太后擁護之慈，既深繫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合詞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此詔。

即位後，追號先帝爲仁宗皇帝，尊皇太后弘吉刺氏爲太皇太后，皇后鴻吉哩氏爲皇太后。先是皇太后擬專國政，以和世琿少有英氣，恐不易制，不若太子碩德八剌較爲謙和，因此亦勸仁宗舍姪立子。仁宗既受權好的德，悉復承母后的勸告，所以決定主意，立碩德八剌爲太子。

至仁宗殞後，太子居喪，所有政務，太后擬專任鐵木迭兒，獨斷獨行，偏太子嘗出來干涉，免不得有些介意，到了即位的日子，太后也算來賀。太子見了太后，詞色少嚴，太后回至興聖宮，暗自悔恨道：「我不該命立此兒！一死多活少，亦可少休。」嗣是太后變喜成憂，漸漸的釀成疾病了。惟太皇太后册文，元代未有此舉，乃由詞臣珥筆，敬謹撰

成。其文云：

王政之先，無以加孝，人倫之本，莫大尊親，肆予臨御之初，首舉推崇之典，恭維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燭幽微，爰自居淵潛之宮，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適成廟之寶天，旋克振於乾綱，諒再安於宗祏，雖有在躬之歷數，實司創業之艱難，儀式表於慈闈，動協謀於先帝，莫究補天之妙，尤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兩翼成於聖子，嗣登大寶，復擁佑於藐躬，矧德邁塗山，功高文母，是宜加於四字，或益衍於徽稱，謹奉玉册玉寶，加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佑太皇太后。於戲，茲雖涉於虛名，庶庸申於善頌，九州四

海，養未足於孝心，萬歲千秋，願永膺於壽祉。錄太皇太后册文，所以愧之也。

又有皇太后册文一篇，亦寫得玉潤珠圓。其文云：

坤承乾德，所以著兩儀之稱；母統父尊，所以崇一體之號。故因親而立愛，宜考禮以正名。恭惟聖母溫慈惠和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祧之重，下以敘倫紀之常。依王化於二南，嗣徽音於三母，輔佐先考，憂勤警戒之慮深，擁佑眇躬，撫育提攜之恩至。迨於今日，紹我不基，規模一出於慈闈，付託益彰於祖訓。致天下之養以爲樂，未足盡於孝心；極域中之大以爲尊，庶可尊其懿美。式遵貴貴之義，用罄親親之情，謹遣某官某奉册上尊號曰皇太后。伏維周宗綿綿，長信穩穩，備落書之錫福，繫坤極之儀天。啓佑後人，永錫胤祚。元代之立皇太后，莫如仁宗后之正，且亦後令終，故亦舉冊文並錄之。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遞受諸王百官朝賀，說不盡的繁文縟節，小子也不必細敘。

單說太子碩德八剌，既已嗣位，因身後廟號英宗，小子此後遂沿稱英宗二字。英宗大赦後，復封賞羣臣，特進鐵木迭兒爲上柱國太師，並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敕令鐵木迭兒愈加橫行，降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召他就職。在鐵木迭兒的意思，逆料李孟必不肯來，就好說他違旨不臣，心懷怨望，大大的加一罪名。不料李孟聞命欣然就道。途次遇着翰林學士劉廣，正來慰問，遂與偕行至京，立赴集賢院中。

宣徽使以聞，并奏請李孟到任，例應賜酒。英宗愕然道：「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麼？」適鐵木迭兒子巴爾濟蘇在側，便與語道：「你等說他不肯奉命，今果何如一巴爾濟蘇俯首無言。英宗復召見李孟，慰勞有加，由是讒不得行。李孟嘗語人道：「老臣待罪中書，無補國事，聖恩高厚，不奪俸祿，今已老了，欲圖報稱，恐亦無及了。」英宗聞言，格外稱善。未幾卒於官，御史累章辨誣，有旨復職，尋復追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史稱皇慶延祐時，每一亂命，人必謂由鐵木迭兒所爲，得一善政，必歸李孟，所以中外知名。可奈母后擅權，僉人用事，以致懷忠未遂，竇志以

終，這也真是可惜呢！究竟流芳百世，不同遺臭萬年人，亦何苦爲鐵木迭兒，不爲孝道復耶。

是年五月，英宗幸上都，鐵木迭兒隨駕同去，他暗中害留守賀巴延，使人往報，故意遲延一日。巴延計算道：「須五日方到，不料第四日午後，車駕已抵上都，累得巴延手忙脚亂，不及衣冠，先迎詔使，隨後方穿了朝服，出迎英宗。俟英宗入居行宮，鐵木迭兒即劾奏巴延，使服迎詔，坐大不敬罪，請即嚴懲。英宗不欲究治，偏鐵木迭兒抗聲道：「如此逆臣，還好姑息麼？此時不嚴行究辦，將來臣王玩法，如何處治？」說得英宗不能不從。遂將賀巴延褫職，下五府雜治。鐵木迭兒密囑府吏，令將巴延置死，可憐秉正不阿的賀留守，爲了張阿一案，觸怒權奸，竟被他傾陷，冤冤枉的慘斃獄中。府吏報稱巴延病死，由鐵木迭兒作證，就使英宗知他舞弊，也只好模糊過去。

嗣鐵木迭兒，聞知趙世延已械繫至都，飛飭刑部從嚴審訊。刑部又暗囑世延從弟，教他堅執前言，不得稍縱。於是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與世延對簿，全不管弟兄情誼，一味瞎造，咬定世延罪狀。食利之輩人心術，予如此。世延先與爭辯，嗣見刑部左袒從弟，轉忿爲笑道：「我的弟兄，從前還是安分，不敢如此撒謊，今日驟然昧良，必是有人導壞，我想你等官吏，也須存點公道，明察曲直，不要專附權奸，構陷善類。須知天道昭彰，報應不爽，一時得勢，能保得什將來麼？」刑部猶大聲叫叱，世延道：「何必如此！鐵太師仇我一人，只教我死便休，必尋人爲非，嗾吏作奸，計亦太拙呢！」胥益兒哈呼聞着兄言，到也自知理屈，寂然無語，偏刑部鍛鍊成獄，奏請置諸極典。會英宗已返燕都，覽刑部奏牘，批諭世延犯法，已在赦前，現經大赦，毋庸再議等語。

看官，你想這鐵木迭兒，用盡心思，想害世延，如何就肯干休？當下入奏英宗，以世延罪符十惡，不應輕赦。英宗不從，鐵木迭兒復命刑部屬吏，威嚇世延，逼令自裁。世延道：「我若負罪，應該明正典刑，藉伸國法，何必要我自盡？」刑部亦弄得沒法，尋思暗殺世延，偏英宗下詔刑部，飭他慎重羈囚，不得私自用刑。想亦由巴延斃之故。世延乃得安住獄中，鐵木迭兒復令侍臣伺問奏請，會英宗出獵北涼亭，臺官或上書諫阻，英宗不允。侍臣遂乘間進言道：「